

五个女兵与一位母亲

■ 剑 钧

岁月有情

这是母亲亲口给我讲的一个故事。故事的源头是一张拍摄于1950年8月中旬的老照片。照片中坐着一位穿黑色粗布衣的老大娘，面色凝重而坚强。她的眼睛炯炯有神，在今天看来，仍闪烁着动人的光。老大娘身边围着5位女兵，后排中间那位就是我的母亲，那一年她刚满19岁。照片上方印有“安东市(今辽宁省丹东市)纪念”几个字。

“安东市”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，或许已经陌生。1965年，安东更名为“丹东”，寓意“红色东方之城”，也是为了纪念抗美援朝那段英雄的历史。在20世纪50年代初，这是一座英雄城市的代名词。



烈士母亲与5位女兵。 图片由作者提供

1950年，朝鲜半岛战火骤燃，国际形势紧张。当年5月，母亲所在的第四野战军第40军刚刚完成解放海南岛的战役，正在广西北海休整。7月13日，中央军委下达了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命令，40军随即被编入边防军序列，并接到北上的命令。部队经过3000多公里行程，昼夜开赴中朝边境安东地区集结。

母亲所在的第119师抵达安东后，一边休整，一边备战。当时，119师首长考虑到，这支部队指战员多年南征北战，根本顾不上家乡的妻儿老小，所以在部队休整初期，批准了军人家属前来安东探亲，并特意安排师政治部机关的5位女兵负责来队家属的接待工作。我

的母亲当时在师政治部做文化教员，便是负责接待的5位女兵之一。

8月初的一天，师部突然来了一位老大娘。她得知儿子所在部队驻守在安东，思儿心切，就千里迢迢从河北乡下赶过来，想看看自己多年未见的儿子。母亲和战友询问了大娘儿子的信息，一番查找才知道，大娘的儿子已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牺牲了。5位女兵的心情都很沉重，担心老人承受不住，她们没敢在第一时间将真相告诉她，而是先把老大娘安顿下来。

头两天，她们强作笑颜，每天精心

声痛哭的英雄母亲。

过了许久，老大娘用衣袖擦了一把脸上的泪花，坚强地说：“闺女，你们不要替大娘难受，我们都要坚强。大娘我没有文化，可我是一个什么苦都吃过的老太太，也是村上的老党员。我儿子为党为人民牺牲了，我为儿子感到光荣。”

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感慨地说：“我们都没有料到这位母亲是那样刚强。我们拉着大娘的手，动情地说：‘大娘，您别难过，我们都是您的女儿！’”

那天下午，5位女兵陪着这位英雄的母亲在安东一家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。

我很早之前就看过这张照片，原以为照片上的老大娘，是哪位女兵的母亲。听了母亲的讲述，我才知道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。照片中的老大娘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母亲，也是为新中国献出自己儿子的英雄母亲。

拍下照片的1个月后，1950年9月15日，以美国军队为首的所谓“联合国军”在仁川登陆。其后，他们肆无忌惮地越过三八线，逼近鸭绿江；其空军不断侵犯我国领空，把战火烧到了我国东北边境。与朝鲜新义州仅一江之隔的安东市，成为防范战火蔓延至中国边境的最前线。这一年的10月19日，母亲所在的40军119师在夜间跨过鸭绿江，进入朝鲜战场。那张照片，即便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，母亲也一直珍藏在身边。直至今日，这张70多年前的照片仍闪烁着动人的光彩。

母爱如海

■ 卿 芸 菲

南京已然入夏，道旁的绿意格外浓了。开学之后的军校生活，仿佛已将故乡的温存，隔在了重山、一重水之外。白日里，队列、操练、讲堂，将光阴填得满满当当，没有空隙去体味乡情。可一到夜阑人静的时候，被强压下去的思绪，便解开了缆的舟，悠悠荡回遥远的、属于母亲的岸边去了。

我的生命，从一开始便浸润在母亲那一片温润的海里。父亲是军人，他的爱是遥远的，藏在电话线那头简短有力的叮咛里，藏在偶尔归家时那双粗糙的大手里。而母亲，是我的天与地，是我触手可及的、全部的依傍。

父亲说，我1岁多时，曾得过一场极凶险的重感冒，高烧到40摄氏度，持续了13天之久。那13天，母亲是怎样度过的呢？我想象得出，她一定用浸了冷水的毛巾，一遍遍敷着我的额头，在夜里反复检查我的呼吸、测量我的体温。后来，我的病虽然好了，她仍不放心，又独自抱着我，千里迢迢赶到北京的大医院，非要得到一个确切的、“孩子已经平安”的诊断才肯罢休。

从此，母亲对我的衣食起居更加上心。我上学后，母亲一定要坚持接送。风里、雨里、雪里，校门口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从未缺席。我那时只是寻常，如今在这异乡的夜里回想，才明白那日复一日的“寻常”，是怎样一片深不见底的海。

母亲的海，并非总是静默无波。母亲的智慧，如同温柔的潮汐引我前行。我至今想起来，还要为她那份巧思而会心微笑。儿时的我常常赖床，是令母亲挺苦恼的一件事，母亲却从不厉声呵斥。也不知她从哪儿得来的法子，竟在我的枕边，派了一位使者——一个装了糖果或小玩具的布娃娃。那使者只在早晨7点准时降临。为了这份甜蜜的期待，我渐渐养成了按时起床的习惯。我初中时又迷上了手机，整天神魂颠倒的。母亲见状，也不与我硬争，只是不动声色地将手机藏起，然后坐在我身旁，拿起她自己的书，静静地读着。灯下的影子，她一个，我一个，屋子里只听得见书页翻动的微响。她便这样陪着我，直到我完成当日的功课，再监督我按时睡去。她从不靠打骂管束我，却总能想出种种办法，将我引向健康成长的岸上去。

可孩子是终究要离岸的舟。我终于长大了，穿上军装，来到千里之外的南京。离家的第一个月，强烈的不适应让我非常难受。白天，严苛的训练与周遭的陌生尚可忍受。夜里，我躺在硬板床上，听窗外簌簌的风声，那份对母亲的思念，便像海潮般汹涌袭来。我像个没出息的孩子，将头埋进被窝，任凭眼泪无声

地淌下来。电话打给母亲，我的声音是哽咽的。母亲在电话那头，依旧温柔，带着能安抚一切的力量。她说：“好孩子，你总要习惯的。你是军人了，要坚强。”话语里的那份心疼，让我隔着千山万水，也听得真真切切。

最令我动容的，是母亲曾在我考上军校最初的几个月里，千里迢迢从新疆到南京，来看过我3次。对于那样大费周章的遥远旅途，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，来这边办点事，顺路瞧瞧我。我那时竟也信了。后来，我才从父亲口中得知，哪有什么顺路的事，她是专程为我而来的，来看看我这个初次离家、在风里扑腾得有些狼狈的孩子过得好不好。为了让我安心，她将漫长旅途中的焦灼与期盼小心翼翼地藏起，化作柔声的问候与叮嘱。这来去匆匆的3次探望，于我是清甜的甘霖；于她，恐怕只是一场又一场甜蜜而辛劳的奔波。

窗外的风更紧了些。我的泪又来了，可这一次，不全是因为想念。我忽然觉得，母亲的爱如海，无论我走多远，回头时，那一片蔚蓝的深沉的海，总在那里。

故乡情思

和煦的风拂过高原训练场，卷起几缕轻尘。刚结束一轮战术训练的加洛木卸卸去装备，抬眼望向连绵起伏的群山。眼前层叠的山峦轮廓，竟与故乡的山影有几分相似。片刻间，一段温润的旋律顺着心底漫开的暖意翻涌成潮，情不自禁低声哼唱：

“五彩霞空中飘，天上飞来金丝鸟，红军是咱们的亲兄弟，长征不怕路途遥……”歌声轻扬时，云端振翅的金丝雀，山野间热烈绽放的索玛花，还有母亲含笑的眼眉，仿佛穿过万水千山，在他心底徐徐铺展开来。

大凉山的山风裹着索玛花香，漫过加洛木的童年。在彝族山寨，唱歌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，母亲的歌声是山间动人的旋律。那时母亲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劳作归来坐在屋前，牵着他的手哼起这首歌谣。婉转的旋律伴着母亲指尖的泥土气息，构成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。

“索玛花坚韧，生在石缝也能向阳绽放；金丝鸟执着，飞得再远也不忘家乡。”母亲总这么念叨。幼时的加洛木加眨巴着眼睛，还不懂其中的深意。母亲也会把他轻轻揽在怀中教唱。她嗓音温柔，唱得笃定又深情。加洛木偶尔记不住歌词，她便温声提示，眉眼间漾着笑意。母子俩的歌声伴着索玛花的清香，悠悠飘满整个小院。

母亲还常常伴着歌谣，给他讲彝海结盟的传奇：1935年，红军长征途经大凉山，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，结下兄弟情谊。那是彝汉同心、守望相助的红色往事，是刻在大凉山骨血里的滚烫印记。

那些镌刻着信仰、情义与担当的故事，顺着母亲温和的话语，一点点落进加洛木加的心田。望着屋后山峦上岁

索玛花开

■ 卫 怡 博 张 瀚 南

岁绽放的索玛花，听着耳畔乡音里代代相传的红色故事，一颗从军报国的种子在加洛木加幼小的心中深深埋下。

岁月流转，当年依偎在母亲怀中的孩童渐渐长大。18岁那年，加洛木加披上戎装，告别家乡，毅然走进军营。

离开家那天，母亲默默帮他整理行囊，再一次哼起儿时的歌谣，声音里有不舍，更有期盼：“去吧，像索玛花一样坚韧，无论走多远，家永远在。”

军营的日子，规律且充实。清晨的号音、整齐的队列、不同课目的训练让加洛木加感到新奇。他从大山走来，带着山野的质朴与鲜活，在军营规整有序的节奏里，满心都是急于表现的迫切。

然而，第一次综合战术考核，就给了加洛木加重重一击。那时，他因急于求成，战术动作不够规范，协同配合出现失误，最终成绩远远落后于战友。看着考核榜上的名次，想起母亲的期盼，他满心失落与不甘。

那天休息时间，加洛木加攥着手机犹豫许久，最终还是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他压下心底的惆怅与无措，与母亲分享军营生活。母亲像往常一样嘘寒问暖、询问日常。他一一应着，只是没了往日里絮絮叨叨的劲头。

察觉出他的异样，电话那头，母亲的声音温柔而坚定：“是不是遇到不顺心的事了？还记得石缝里的索玛花吗？不管刮多大风、下多大雨，它都能开得亮堂堂的。咱彝族的娃娃，骨子里就有不服输的劲儿，妈相信你肯定能行。”



面湿滑难行。长时间的跋涉让加洛木加体力透支，手脚冻得僵硬，几次试探攀爬都险些滑落。他咬紧牙关，与其他战友互相搀扶，最终顺利抵达终点哨楼，圆满完成任务。

站在哨楼上，望着漫天风雪和远处群山，他更加明白，母亲口中的坚韧，就是在困境中不动摇，在挫折中不放弃。

风再起时，歌声依旧。夕阳把训练场染成一片金红，也给加洛木加的肩章镀上一层暖光。“五彩霞空中飘，天上飞来金丝鸟……”他再次哼起那支熟悉的旋律，声调不高，却在暮色里格外清亮。

说完了，母亲轻轻唱起那段熟悉的旋律。“索玛花儿一朵朵，红军从咱家乡过……”质朴的歌声裹着故土的温度缓缓传来。加洛木加一下愣住了。他静静听着，满心的烦恼被这悠扬的曲调一点点抚平。

往后的日子，加洛木加渐渐褪去迷茫与浮躁，训练中主动向战友请教，把出现的问题一一记录下来，反复练习、不断改进。别人休息时，他仍在训练场上加练。

一次，加洛木加随队执行巡逻任务。那天突降暴雨，队伍行至一处陡坡前，狂风卷着雪粒在耳边呼啸，脚下路

三千公里外的灯

■ 杨 力

相爱相守

李嫂家的老屋要重新装修，配合村上的建设。李嫂千叮咛万嘱咐，别把房檐下那盏灯弄坏了。

前来施工的匠人不解：灯都旧了，正好换个新的。就换村里统一的那种，太阳能的，可亮堂了。

李嫂摆摆手：“不用换，留着就行。”

那盏灯说起来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灯，就是普通的3瓦灯泡，挂在老屋房檐下头。

李嫂的丈夫老赵，当年在部队服役到第16个年头的时候，去了边疆。走的那天，门口的槐花开得盛，风一吹，落得一片白。老赵背着行囊，站在门口看了半天，说：“这树年年都开得这么好。”李嫂说：“你安心去，树我浇着。”

后来她才知道，老赵去的地方，离她足足三千公里。那里没有槐花，也没有雨，一年到头就两样东西：风沙和雪。

老赵很少说那边的事情，偶尔打电话，也只是问问家事，问问孩子，问问那棵槐树。李嫂也不多问，她知道问了也是白问，老赵从来报喜不报忧。有一回，李嫂从电视上看到边防军人巡逻的画面：零下40摄氏度，官兵眉毛眼睛上都是霜，风刮得人站都站不稳……她把孩子支开，自己躲在灶屋里直抹眼泪。

老赵知道李嫂的心，说他休假就回来。李嫂说好，我把门前的灯给你留着。

那年正月十五前，老赵在电话里说：“我请好假了，票也订了。”李嫂当天晚上就把房檐下的灯打开，亮了整整一夜。孩子问：“妈，谁呢？”她说：“等你来。”

可第二天，老赵的电话又来了，说是有任务，这次走不开，不回了。李嫂没吭声，把灯关了。那天晚上，她在灶屋里多添了一瓢水，焖了一锅干饭，吃

得没滋没味。

转眼快到清明，老赵打来电话说：“这回差不多了。”李嫂又把灯打开，从傍晚一直亮到天明。第二天，邻居说：“嫂子，费电。”李嫂笑笑：“亮着吧，习惯了。”

可清明那天，雨还没停，老赵的电话又来了：“有情况，走不开。”李嫂放下择的菜，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，雨把槐树叶打得噼里啪啦响。

到了4月最后一天，老赵电话里说：“真回不来，你别等了。”李嫂“嗯”了一声，把灯关了。半夜11点，她又起床打开灯。这灯不点亮，她心里总空落落的。

李嫂不知道，这回老赵说了谎。单位批准了老赵的休假，他想给李嫂一个惊喜。

到家时已是5月，路上黑漆漆的，老赵远远就看见房檐下那盏亮着的灯。树上的槐花开得正好，风一吹，香气溢满了鼻子。

老赵推开门，看见又惊喜的李嫂，认真地敬了个礼：“报告，回来迟了，请老婆处罚。”

李嫂眼睛红了，想打他，手伸出去又缩回来，最后含着泪捂住了自己的嘴。老赵放下行李，走过去，一把将她揽住。哭完了，李嫂擦了把脸，转身又笑得像个孩子似的。她拉着老赵走到门口，指着房檐下的那盏灯说：“你看看，这灯都旧了，不亮，你给我换个新的。”

老赵抬头，那个老旧的灯泡确实昏暗了，玻璃壳上蒙了一层灰。他搬来梯子，拧下旧灯泡，换上新的。一按开关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雪亮雪亮的光洒下来，把整个院子都照亮了。灯光穿过槐树枝丫，把满树槐花照得洁白晶莹。

风从村口吹过来，槐花纷纷飘落，飘到老赵的肩膀上，飘到李嫂的头发上。李嫂忽然说：“看，那些槐花好像在点头呢。”老赵抬头，只见槐花在风中簌簌地晃动，真像是一下一下在点着头。



家庭秀

小小的指尖轻点鼠标，好奇的眸子如星光闪亮，妈妈的声音似暖阳流淌，将搏击长空的故事轻轻讲。

童真辉映银翼，迷彩浸染书香，一幅深蓝画卷，在心中悄然延展，描绘出对蓝天的向往，欢声笑语里，写下未来翱翔的序章。

定格 近日，海军航空大学某部干事董菲菲带女儿来到党员“深蓝书吧”。图为董菲菲在书吧里为女儿讲解航空知识。
图文：张依栋